瀟碧堂集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叙

序呙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

澹生曰溝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邑氏毋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為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毋啥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

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
如嚮搨其勾畫是也而韵致非故不類公以身
為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
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
人或有至焉不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
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畠氏三世之藏吳
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康子之師也為
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
三十年出入必俱令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

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
廉公之生甫廿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
吴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于取材而藻於屬
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
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
蔚霞起豈黄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
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
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
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

而耻言文冣為惡習獨呙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為史所豔稱若此也

叙曾太史集

嘗怪退之論文其覯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着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嘆伏以為絶奇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

習觀瞢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咲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昵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塩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儁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

為刀斗為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著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盈盖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

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塲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録序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

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寘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鬼神也無才者之所逃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實盡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士行為荆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穪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

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
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
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益
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
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以修職舉縉紳先
生裒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
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来涖荆土
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以其大者如繕城浚隍
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浛湖去浮糧等類皆王

𢇁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悃愊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拙然亦
以是見仲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
深山松栢飽歷風霜愈見遒古盖公之才識卓
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
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
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
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𢇁于
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

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叚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盃而三之

陶孝若枕中囈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爲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爲藻于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爲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

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爲傖夫而謝客無
笑[illegible]之什聡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唯云詩能
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踈一不合也氣
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冨者惡其厲譏仇
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
一於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
朝廢饔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惡也是物者
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華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
年初于歙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

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墻
壁可以入道大鑒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
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塵也一切五位
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扃篋閉鑰以防盜
也而盜之竊篋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
而彼即竊吾干櫓以来故曰為之符璽以防之
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
或篆不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廢符
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符乃

益多後来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為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為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為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

之始也中頗有贋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故畧刪其贋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艸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處處覓方或敝簡冊或田翁野嫗或衲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之證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

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誤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數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

人者客予里善談陰陽生剋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内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鄙州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剋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郝公琰詩敘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為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

詩試士如枇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
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
之什即今之窓課也今代爲詩者類出於制舉
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
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
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
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
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執之沈宋也至太倉而
武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

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㽞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今所著詠懷詩具在清新雅逸絕無贅語浮詞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張茂才時秋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秋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輙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幾老錦非復入様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為場屋老手往年官壐卿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揺手曰時過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衣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

軋以穿輸公帑不以時鐺索之聲琅琅道塗持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滑民黠吏倚為谿壑而堤頹削如故諸青衿睨其旁持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嫗之于驕隣故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為余言前時有楊侯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即邑中士民亦謂茲

邑果足以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措手也錢侯來甫閱歲數仍之官歸然官寺區署敞者更蠹者飾江上爲層堤縱橫之縱者以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漸豐樂入廛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退遠者恥不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呼無他猜使誕辭者匿而去訟庭常虛日高春則已放衙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句摘字商移甲乙不嚴以公事至假以温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

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懾則以情寬譬之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侈餙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指使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于朝會遣使者亦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顛猶昔氓也高冠長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窮奇之腹非有厭也覊戟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囂今也熈昔為瘠藪今為腴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爲人豐順廓額精神畢體操潔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手荅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擧邑侯有爲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倜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礪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嵗爾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並傳高第云乎哉

囂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其宜散宜斂宜其法餌畧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圮者無不餝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榦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捴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擬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

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撿括陳言而一旦爲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爲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秇與古文詞貳貳之則交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爲文飾之爲吏繩尺之爲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杜轅而予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

倭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公馳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為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

者彞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
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塞非
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
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
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扺面而奔走之如其屬
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為弟子員者
又多高心濶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
其賢者可以理諭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
難視馴百姓倍蓰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

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
而帥諸嬰以杠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
吾邑諭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
朱之脉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
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别碑中
先師殿圮君毅然捐月俸議加脩搆直指而下
賔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盖未有
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屡遷而得
儒秩饔飧者以為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為但自去

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盖余嘗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為校文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脱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為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潜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析易義余輙倒而余間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

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為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為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為恨既官吳閶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踞識歲戊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關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荆巖邑今雖豐沛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來守麗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鄣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

余柳浪談令時循吏輙首伯和所謂催瑺折揵氷其身而利其頳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絶一時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隩域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令征車且戒路矣閩郡邑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所傾重顧不在此外第陜亢之公秋闈首拔士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尹者誦辟之古鍾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

雅重之故特述以為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為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令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于髮甫下車即除一切厲㕓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毋或者虞其執滞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嘆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

掾天下卽掾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
爲後之君子輕試其才于錐刀緡籌之間故其
術止于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爲士林之不屑
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
而其心近躁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
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輙
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托爲舉子
業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竅奧以至六書
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閒自

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
也操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
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
試以密心籌所以復　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尚未能杜其情而徒欲
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光滸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為堯舜區區嗜好之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不喻抑心未察耳行矣使君天下事頗君者不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畢且暫釋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衰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嗣盍為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姿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霧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爲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翁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梗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

天下之爲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
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
指王父行爲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
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
數也屈指夫人行爲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
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
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爲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
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爲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
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

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
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
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鵠峙
瓊芬蕙列又長支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
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
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内以脩
餝相夫子以適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
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哼治辦宗
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

功在祖宗者也侗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収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啟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録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讙酒行無筭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質于世也而其胞爲石盂必有沖厚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爲世用菌之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于崇岡五年而一幹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之用施于朝廷而被于天下故凡物之爲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袠精

神烱烱如炬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蓋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耇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塲屋老手托于堅而寄于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盡然一宣暢而其望干霄非一雨一膏之滋息所能校榮瘁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發遲

而用夫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毋之為高陵喬嶽也獻夫為人開爽敏捷果于任而敢于言胸中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為主獻夫之用世余以氣決之非臆斷也盖天下唯至翕生至張山以翕為體而夫喬以蓄為用故唯毋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也毋女于曹而失怙衆早言笑不出于閫以女則洲桐夫子以事翁若姑毋貧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為世顯儒以

母則式母盖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盍于山之蓊然鬱然者觀之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舛度無涯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三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記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秪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與而養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實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妥意六時堂中人當有来者此

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潄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為雲所局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巇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絜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緣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遵脊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峰 怒而兀忽如悍夫之

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峰數里一息芰崖而亭之者五路嶔削杖而躋過泉則卷巢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户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剎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泠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

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為佛手巖石參差而出如煉雲之覆其溜為泉析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齧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脩從

山辟直度不鍔亦不礙壁畫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儒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有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没余驚怪忽見一黄羅幕發之諸峰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頭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鸛鸛指余所跨者曰是亦

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爍地看有俟者二脩至後巡歛上而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兹遊之不為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巖幾處骨幾倍膚色何狀行從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巘嶮轉快至遇懸石飛壁下臨無地毛髮皆聳或至剌膚蹟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為與性命衡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

咋捨以為戒而當局復踸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搴絶壑一旦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適旁僧遏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石捫絶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空出坐俟泉熟試匡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骨㧗折頹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為菴址鐵船峰當其面嶷鍔稜厲兀然如

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鬚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𡿨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擄其勝是為天池之絕景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巇遊者旣不索而山僧畏冠盖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何幸淂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

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擴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崇犇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讁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注吾胸如與濶友期將至測爲眄綦履之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来迎肴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含嶓鑽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壯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遶激蜀波一綫嶓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綠勢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

溯而来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閒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汩汩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霤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水得盡洩其屡張屡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為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雷落響震山谷間

潭面皆臟石稍縱足則谿其極無底覩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峨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吼號砰激嶼毛沚艸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爲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峰壓疊而下秀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

幽碧舌燥於叫愕踵塞於危臾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者倦甚枕流水卧而暮色欲來以水濺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匯為潭巨石當其下擋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鬬不勝久乃

歘狂斜趍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

賦幽奇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岜艸割人面少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

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析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狐搴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藕公白水佛跡詎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歘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徧歷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

泳而不宵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廝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峰踰吴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屐奇與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黄龍潭赤脚塔火塲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且天静堂淨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

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實
方明空程生地主爲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屋
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
以使事幾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公
袁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
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静荷葉山中約以秋
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黄山

余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為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巷崖綠翳目有丘焉如覆鐺椒蔽之根獰獰若瘦臂拏石而上兩巒之凹為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峰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為澗再為院為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為佛廬

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辟如阿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即峰頂頂有善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賊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為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

可亭法堂西之小静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論幽邃静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濶河流濺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為僧鄙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来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塲風柯水音爭為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鏟頹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記

余旣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花源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洑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撒目溪

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宫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闤闠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絶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就枕

由淥羅山至梴源縣記

江上望淥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緑疑將壓烏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緑見底

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東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即避秦處上梔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宫甚敞道士迓於門指數輿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山色嵜不欲記之有碑爲嵜蘚剥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梔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絶一黄冠鬢筍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

揖之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為慕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縈合入繪觀前為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梔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董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艸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山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語遂以為青城莿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篷窓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蘂纖苞濃朶横見側出二十里内秀蒨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磬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千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絶壑一竇懸若黄腸者

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錐𨫼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峰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窗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爾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峰上根

銳而卻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面繚青縈白千里一覩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欬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舡又十餘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斂怒波澄黛蓄遞相親媚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獰水亦

澌洶湧為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
灘見為仙人溪旣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
泊于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
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舡
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丁崖南逼
江岸漁網溪橫齧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峰骨
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
欹側如墜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
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與道古之極對面

諸小峰亦有佳色爲之佐妍四帀皆龍湫深綠畏人崖頂有小道旁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遶崖三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綠蘿爲門戶以花源爲軒庭以穿石爲堂奥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

與中爲第一義也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姓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瀛碧堂集卷之十三